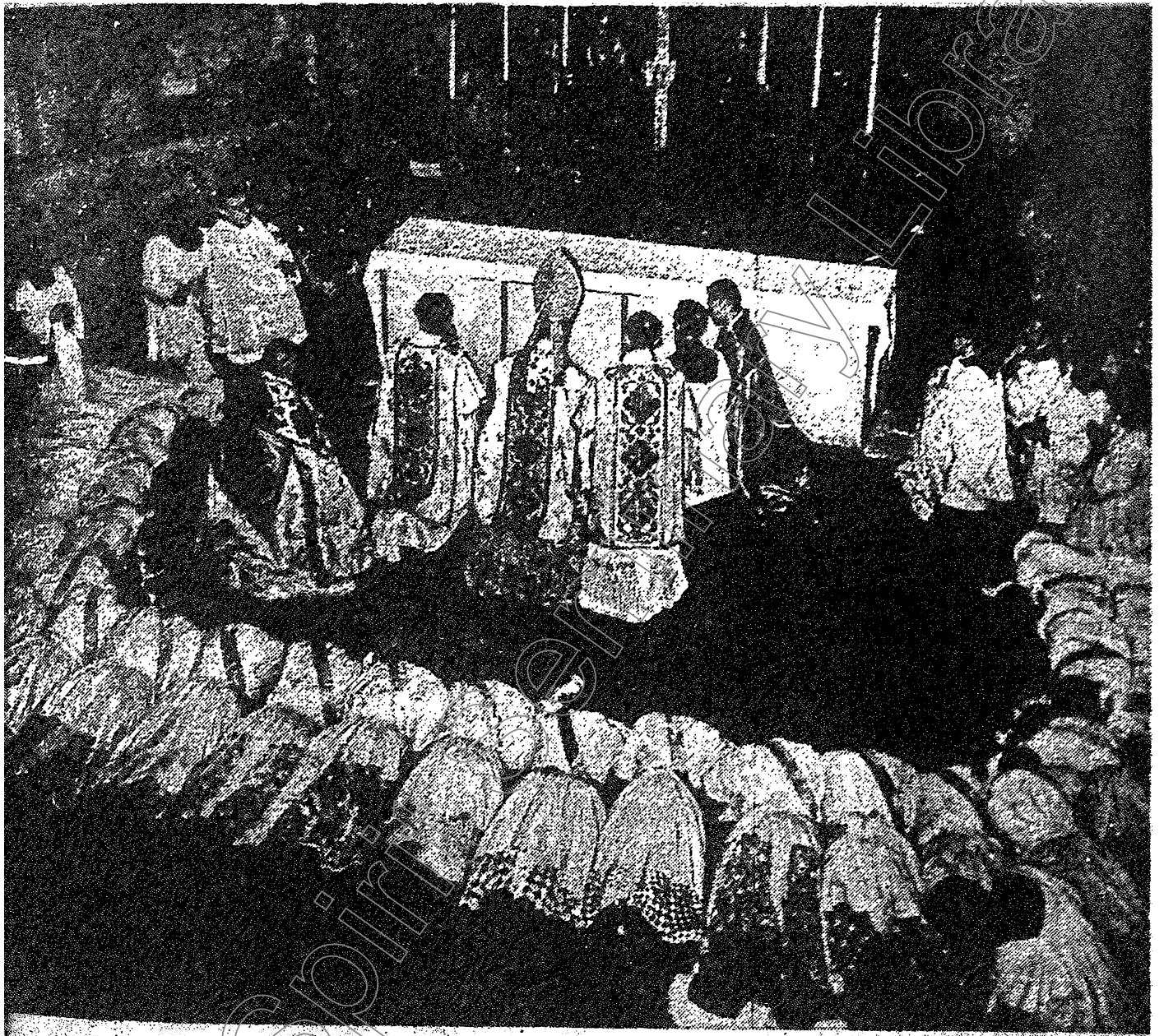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1957年 第 **11** 期 6月1日

(總第140期)

波蘭維謹斯基樞機主教 祝聖新司鐸

〔右〕在祝聖大典中之樞機主教

〔下〕參加祝聖大典的教友們



封面：波蘭維謹斯基樞機主教祝聖新司鐸之一景
封底：樞機主教與新司鐸行親吻禮



1957年第11期(總第140期)目錄

半月談：展開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	(2)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全國代表會議定期開幕.....	(5)
略論天主教在中國傳行方法的得失.....	姜思(6)
體會三端，意見四則.....	季衡(9)
春在微言.....	謝稚繩(14)
教宗頒布“自動詔書”.....	(16)
講道台：諸寵之中保.....	姚正一神父(18)
天主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陀螺譯(22)
宗教信仰與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	(24)
紀念“印第安人的大憲章”.....	楊堤神父(26)
訪問觀感.....	趙經農代主教(30)
各地簡訊.....	(33)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35)

廣 告

(半月刊) 1957年第11期(總第140期)

1957年6月1日出版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個月 6期 0.60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個月 12期 1.20元
	(天津市新華區西華道9號)	1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寄費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售處掛號登記許可證第40號

展開關於人民內部矛盾 問題的討論

自從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尤其是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以後，在全國各地已先後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氣象，揭露了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解決了許多問題，使廣大人民羣衆的積極性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這一事實充分地說明了以毛澤東主席爲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英明分析，不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豐富與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同時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量。我們雖然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站在愛國的立場上，對共產黨這些英明措施表示熱烈歡迎。

毛主席的講話已在各地作了傳達。各界人民，包括我們的神長教友在內，正在開始學習這一報告和有關文件。今天，我們想就這個問題談談我們的一些見解，供大家參考。

我們認爲，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我們每一個神長教友都是很重要的。這一學習不但能使我們對國家的當前形勢和我國社會的大變動更有明確的認識，使我們更能積

極地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為祖國建設貢獻更多的力量；同時，對我們的愛國運動的進一步開展和國家宗教政策的進一步貫徹，也都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通過這次學習，我們可以正確認識與我們有關的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並與各有關方面共同研究解決這些矛盾的辦法，使這些矛盾得到解決。

“人民日報”在4月30日發表的題為“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社論中說得好：“不可能想像哪一個部門的領導與羣衆之間會完全沒有矛盾，尤其不可能想像這樣大的社會變動在哪一個部門會沒有任何反映。”具體到我們天主教界，因為我們的神長教友在作為公民的身份上，都是在共產黨和政府領導下的羣衆，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會出現共產黨和政府與我們這部分羣衆之間的矛盾；黨政有關部門與愛國會（在黨政領導下的人民團體）之間的矛盾；愛國會（愛國運動的領導機構）與羣衆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時也都是應該及時解決的矛盾。

談到共產黨和政府與我們這部分羣衆之間的矛盾，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矛盾。這種聯想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領導我們國家的共產黨是無神論者，而我們是有神論者。也應該承認，在我們國家內的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但是我們認為，這種矛盾已因共產黨和政府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得到了解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但它准許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因此，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就可以各行其是，各得其所了。

但是，儘管我們由衷地擁護共產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欽佩共產黨和政府處理這個矛盾時所採取的措施的英明，我們決不能認為共產黨和政府與我們這部分羣衆之間就完全沒有矛盾了。因爲，雖然政策是正確的、英明的，但政策究竟是要人來執行的。由存在於共產黨和政府的某些幹部的身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作風所產生的一些在執行政策中的偏差和錯誤，以及我們某些神長教友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懷疑與不信賴，都是造成矛盾的因素。同樣，黨政有關部門與愛國會之間以及愛國會與羣衆之間，也會產生矛盾的。

由於這種種矛盾的存在，遂使政府的宗教政策在貫徹中發生了阻力，遂使有些地區的神長教友在宗教生活上還存在着一定的困難，遂使某些教友在社會上還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視，遂使有些神長教友還不能盡量發抒自己的意見與看法，顧慮重重，因而影響了愛國愛教事業的更進一步的開展。而解決這些矛盾，我們認為，首先就要求我們的神長教友拋却一切顧慮，本着愛祖國、愛教會的精神，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大“鳴”大“放”，熱烈展開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協助共產黨推動整風運動，協助政府有關部門和愛國會改進工作；同時也要求共產黨和政府的有關部門以及愛國會的工作人員，虛心傾聽羣衆的意見與要求，接受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和缺點，以使宗教政策得到很好的貫徹，存在着的問題逐步得到解決。這樣，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友的積極性一定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發揮，對祖國建設就會更爲有利。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全國代表會議

定期在京開幕

全國神長教友熱切期望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全國代表會議，業經籌備就緒，定於6月17日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將成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並討論有關愛國愛教的各項問題，意義至為重大。出席會議的代表計達240人，包括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及各方面教友。

各地神長教友擁護早日成立全國愛國會

最近期間，給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處寫信，擁護早日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有：

廣東省北海市代理主教林振芳，神父黃中文、蔣鴻文、楊德靜，教友周昌華、蔡正德等26名；西安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武漢市青山區神父鄭守光，礄口區修道學習組全體；漢口教友王慎安、劉惠英、汪耀卿、史冬青、鄧首英、吳正富、周翠珠、高君年、雷淑貞；武漢市十九女中全體教友；南京教區奔牛本堂司鐸紀文凱；湖北圻春天主教愛國會主委黃履昭；雲南昭通天主教友愛國會；哈爾濱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兗州教區李兆潤；江蘇徐州市雲龍區學習小組全體教友，鼓樓區鼓樓學習小組全體教友，子房區學習小組全體教友，五陵區福水井學習小組全體教友；廣西梧州天主堂賴福成；吉林省四平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河南南體斬岡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委張雨如，副主委張明堂神父、張德仁及全陽委員；江西高安天主教友愛國會；河南信陽聖家修女會全體。

略論天主教在中國傳行方法的得失

——爲迎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誕生而作

· 姜 思 ·

當此全國三百多萬教友，歡欣鼓舞迎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誕生之際，約略談一談天主教在元朝、明末清初、鴉片戰爭以後及解放前後等期間內，在傳教方法上的得失，作爲獻給全國性愛國組織誕生的小小獻禮。

元朝興起之後，東侵西略，擾攘得歐亞二洲不得安寧，殺人盈野，千里爲墟。當時教宗意諾增爵第四欲救萬民於水火之中，乃於1245年遣使柏朗嘉賓東來，致書元帝，要求他停止侵略，敬畏天主。這首次通使目的，是欲各國人民相親相愛，安居樂業。尤應稱贊的是使臣柏朗嘉賓等不辭千辛萬苦，深入不知吉凶禍福之地，並且在到達蒙古境內之後，還遵從蒙古風俗，施行“火炙水浴，祓除不祥”，終於完成使命。此次通使雖未收到預期效果，但天主教導致世界和平的教義與教宗仁愛的德性，不能不給元朝統治者以影響。可以斷言，這是天主教在元朝傳行的良好開端。此後，教廷不斷與元朝信使往還，向元朝

君臣灌輸敬主、和平、愛人的道理。至1389年教宗尼各老第四又派遣孟高未諾爲出使元朝大使，並留駐於中國傳教，因而聖教大行。所可惜的是：當時傳教的對象只着重在統治階級，沒有深入民衆，以致天主教在中國社會中未能立下穩固基礎，所以在元朝滅亡之後，天主教的傳行也就在中國斷絕了。

在明末清初這一段時期內，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方法有數度改變，隨之也就出現了或興或衰的情況。最初葡萄牙籍傳教士在澳門傳教，使入教者起葡名，甚至入葡籍，盡力使天主教教友葡萄牙化，這當然是謬誤方法，無待深論。好在這只是一個地區的事情，不能算是明末清初傳教方法的主流，所以影響也不很大。

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行方法的主流是以學術傳教，其中最傑出的人物是利瑪竇司鐸。當時中國閉關自守，外國傳教士即使能進入中國內地，稍一不慎也被驅逐出境。在這種環境下利瑪竇司鐸就不急於傳教

而潛心研究中國文化；與此同時，向中國傳播一些科學知識，終於打開了天主教重新在中國傳行的道路。

利瑪竇司鐸等不僅具有當時最先進的天文、地理、數學等科學知識，同時對於中國經、史、子、集等舊書也有很深的了解。融合這些知識，著書主說，傳播天主教道理，溝通了中西文化。因為本身具備了這些優良條件，所以才能與士大夫論道，並得到他們衷心的欽仰，因而有許多知名之士領洗入教。此外，利瑪竇司鐸等的“入境問俗”的精神也對天主教的廣揚起了很好的作用。當他們初入中國境內時，剃去了頭髮，穿上和尚的袈裟，以出家人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人民面前。後來知道，這樣的裝束，並不能得到當時人們的尊重，乃改換儒裝。當時封建社會，男女界限很嚴，他們就不單獨接見女教友。因以上種種，所以在當時天主教的教務才有很大的發展。利瑪竇司鐸可以說是開教、傳教的典型模範，餘蔭所及，直到清朝雍正乾隆禁教，仍留用許多有科學知識的西洋傳教士，並允許他們在北京傳教。

清初，天主教在中國傳行有二

大失策，其一是嚴禁教友祀孔祭祖。我們知道，中國人祀孔主要的目的是紀念先賢，孔子並未立教；祭祖是不忘本的意思，至於跪拜，那是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相沿成風的尊敬禮儀，無迷信意味在內。祀孔祭祖非迷信邪神可比，並不違背天主教的教義。當時竟因為非原則的問題，把祀孔祭祖懸為禁例，這是大大的違背了社會的傳統勢力，以致使統治者將天主教教友視為“化外之民”，使廣大教外民衆把教友視為“非我族類”；在這種情況下毫無疑問，給廣揚聖教帶來了很壞的影響。失策之二是解散耶穌會，解散耶穌會是世界性的，但在中國影響最大，因為當時在中國傳教的是以耶穌會士為主體，並且為教友敬重，一旦被解散，不僅打擊了耶穌會士的傳教熱情，也使得教友們惶惑無主。有的論者說：“雍正乾隆二朝雖聖教遭多艱難，然終未能比耶穌會之解散為中國聖教遭打擊之更鉅更重也。”這話是正確的。

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作為侵略的工具，把“傳教權”訂在不平等條約上。按理說這應該是帝國主義的事情，與天主教無關；可是有許多外國傳教士，有

意或無意的竟作了帝國主義的爪牙，忘却了天主教教義，在中國境內做出許多侵犯我主權、欺壓我百姓的事情，千方百計，要使中國教友成爲彼等國家附屬的人民，這樣，必然要遭到教內、教外愛國人士的反對。他們爲了應付這情況，除了一方面狐假虎威施用壓力之外，還施用兩種手段：一是“愚民政策”，不使中國神職人員與教友獲得各種知識，甚至有的中國神父連社會常識全沒有。（會有這樣的事實：有人問一位中國神父台甫，他竟答說：“做處宣化府。”這當然不能怨這位中國神父，而是帝國主義分子“愚民政策”的結果。）這樣的中國神父，怎能廣揚天主教？二是花錢買教，這更是愚昧的方法，信仰怎能是花錢買到？會有這樣的記載：“吾北京領洗聖事，一人有由一次至四五次者，尙則？一次則有一次之錢也。領洗後，爲非者仍爲非，作歹者仍作歹，頂神者仍頂神，燒香者仍燒香，而不進堂則一也。”買教的效果如此，乃是必然的，更壞的是使教外人士更鄙視天主教了。

鴉片戰爭後，在中國傳教方法混亂時期內，也不盡如上述。有些外

國傳教士還是本着教主愛人的教義傳教，並且領導教友愛國反帝。如在天津老西開事件時，雷鳴遠和湯高達兩位神父即主持正義，領導教友反對法帝國主義擴展租界，保護中國主權，所以獲得了當時教內、教外人士的愛戴。還有一位外籍的神父寫文章教導教友說：“如果欲將真教道理普及全國，非有愛國思想，非有真愛國思想，能身體而力行之者不可也。我公教宣傳中國千有餘年無其進步者在此，其將來能否廣揚於中國普及於萬民者亦在此也。”對的，這是傳教的正道。

在解放前後，我們的許多神職人員和教友犯了很大的錯誤，總起來說，就是在各方面幫助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甚至有的組織武裝力量和解放軍對抗，許多事實爲大家所熟知，在此也無須一一例舉了。幸而在解放之後，廣大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逐漸覺悟起來，並由政府的幫助，一步深一步地推行了愛國運動，肅清了隱藏在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各地紛紛組織起愛國組織。如今全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就要誕生，領導全國教友走上愛國愛教康莊大道。今後，天主教在中國廣揚，可以指日而待了。

體會三端，意見四則

季 衡

聽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的傳達報告以後，心情爲之一振，不禁由衷地喊出：“偉大、英明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近來由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一步的貫徹，引起了全國各界人民的重視，並踴躍地開始了“鳴”、“放”。這樣做既擴大了民主生活，又推動了一切積極因素爲社會主義服務。“鳴”、“放”本身就是一種積極表現，幫助了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爲克服黨在前進道路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毛病，將起良好的作用。

我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也是一個天主教的教友。我願意從這兩個角度上談談我的體會、感想、意見和要求，名之曰：“體會三端，意見四則”。不知是“香花”還是“毒草”，我先擺出來供大家或培養之或剷鋤之。

首先談談體會。

(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歷史上許多天才的理論家、實踐家所豐富了的過程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我對於馬列主義並沒有深刻的研究，只略知一些粗淺的理論。經過幾年來的學習與實際觀察體驗，我感覺到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際上來，是一件偉大而又艱巨的工程；爲了指導中國革命的前進，尤其爲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度裏建設社會主義，又需要有多麼大的魄力和決心！

八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是英明的，是結合實際的。黨提出的人民內部有矛盾並應正確處理的方針就是一例。過去我就有一種感覺（或許是錯覺），以爲馬列主義是一種乾巴巴的東西；特別是反映到生活上，覺得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其全部內容無非是工作、鬥爭、自我犧牲，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冷冰冰的。沒有站穩立場的人，怕人把自己當敵人，弄的提心吊胆；站穩立場的人也是睜眼四週，覺得可靠的人太少，彷彿是孤軍奮戰，總處在緊張的氣氛之中。這樣就使得積極因素銳減，生活內容枯燥，總之不是一家人的來頭兒，不能休戚相關，患難與共。這次毛主席的報告首先解決了這個問題，說人民內部有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是是非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內部的家務事，是可以說理的方法解決的。這就啓發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和主人翁的感覺。除了極少數的殘餘反革命分子以外，我認爲沒有一個人會不感覺到溫暖。全國人民在工作、生活上都有一種快慰、輕鬆的心情，就是“鳴”、“放”也是痛快的、無顧慮的。因爲都是一家人了，誰也不“見外”誰，誰也不會有意識的想毀掉這個家。

有人說毛主席的講話是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列主義，並具有深刻的國際意義。對這一點，我表示完全贊同。

(二)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並且予以大力的貫徹。這是黨的廣

開言路的舉動，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之一。我認爲提出來這個方針就是馬列主義的運用，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所在。至於在“鳴”、“放”之先是否要考慮到合乎不合乎馬列主義，我覺得那倒不一定，只要有爲了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的主觀願望就成。就連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勸等四同志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的文章的某些教條主義的提法，也不能說他們是處心積慮要顛覆人民的政權，只是在思想方法上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只要他們還沒有發展成社會的主流力量（事實上也不可能），就不會禍國殃民，在“鳴”、“放”之中自然會得到批判。真理是不怕反對的意見的。正如“人民日報”在4月10日的社論中所指出的一樣：“一切真理從來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也從來是在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沒有這種鬥爭，也就不能有真理的發展，不能有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以我認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現象，這樣可以豐富馬列主義。百花爭

妍，人們可以鑑別，可以取捨。“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久經風霜的東西比在溫室裏培養出來的東西要牢固得多。

(三)經過這次學習，我對民主也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沒有抽象的民主，我們也不能是無政府主義者。這樣問題就明確了：今天的擴大民主生活也應當是有原則的。過去聽說資產階級愛談民主，其實民主不是空洞的，必須有內容。資產階級在革命初期曾經有“不民主勿寧死”的決心，因為那時民主、自由是掌握在封建勢力的手裏。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以後，這個民主就被他們霸佔了，原則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要享受民主，對別人不講民主。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要叫大多數人得到民主，他們就不能維持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了。我們今天的民主是勞動人民掌握了政權下的民主，其最高原則是建設社會主義。在今天，可以說只要是同意建設社會主義，不論是什麼階級出身，有什麼宗教信仰，也不管你在什麼黨派，全可以享受民主權利。這樣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我也體會到：今天講擴大民主生活，也說明過去的民主生活受了

一定的限制。這一點我以為也是不難理解。在革命的暴風雨中，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破壞反動統治階級的基礎，是要轟轟烈烈地鬧革命。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無法無天”的時期。革命不是繡花，在火線上首先考慮到的是如何消滅敵人。現在我們已經勝利了，我們自己一家人要坐下來好好商量如何興家立業了。

另外我也想，過這個六億人大家庭的日子也不太容易，何況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如此的浩瀚廣大。大家需要不同，興趣不同，因之對民主、自由的看法也不同，或受局限，或顧目前。這一些都是在所難免的。而要很恰當地處理這個家務，首先從六億人民出發是很必要的。當然有的人害怕民主，那他不是懶惰怕麻煩，就是有主觀、宗派、官僚主義在作祟。

以上是一些感想體會，下面再談幾點意見。

(一)請尊重我們的信仰

解放幾年來，黨的宗教政策貫徹得逐漸深入了。這一點，教內外人士都可列舉出無數的事實來說明。黨對於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有決心的，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不少人(當

然不光是黨、團員，也有非黨羣衆）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不够尊重的。例如有的教外人士對信教者說：“你信天主，你看見過天主嗎？”“天主叫你建設社會主義嗎？”“可惜，你在工作上（或學習上）這麼努力，怎麼你還信這玩藝兒？”請看，這是什麼話！我們信天主有我們信天主的道理；天主叫我們建設社會主義，這毫無疑問。因為我們的教義是教育我們愛國，教育我們在人世間過和平幸福的生活的，難道說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應當有天主教教友的份兒嗎？這些諷刺、打擊的口吻不但不能促進團結，一定會使積極因素受到不應有的挫折。這是人民的損失。當然，像以上的情況不能完全算在黨、團員的帳上，尤其不能理解為這是“政策的另一面”。所以我希望政府在宣傳宗教政策上多下點工夫，別因此而傷了朋友們的感情。最近，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向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說得好：“青年團要加強和有各種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的團結。儘管我們青年團員和信仰宗教的青年有不同的世界觀，但是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宗

教信仰和宗教感情，並且同他們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

（二）別挖我們的牆角

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應當進步的，也是可以進步的。事實證明，不少虔誠的教友同時也是先進生產（工作）者。我感覺這個進步的尺度要放在愛國主義和如何對待社會主義上，而不應當擺在宗教信仰上。批判了宗教信仰，並不一定就是進步；並且宗教思想也不是幾次動員、頭腦一熱就可以批判得了的。而有的黨員看到信教者工作積極、學習努力、作風正派，就產生了一種“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想法，願意教友擺脫他思想上的“障礙”。這在黨的立場上看，未必不是一個善意的主觀願望。同時，如果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願意放棄宗教信仰，也是誰都不能干涉的。可是就有這樣的事例：有的黨、團的基層組織，動員我們的教友入黨入團，動員教友放棄宗教信仰，這位教友就來請教神父，神父很難答覆，只好這樣說：“你若問我，我說不行。”這個答覆很有意思，可看出：第一、你不問我，我不管，你有自由；第二、你問我，我是神父，萬無說教友可以背教之理。所

以我建議黨、團方面可以不必在宗教信仰者中間來發展組織，可以和我們交成知心朋友，求同存異。朋友之間，有愛吃酒的有愛吸煙的，雖愛好不同，但同樣可以共患難。

（三）擴大我們的園地

“廣揚”（1957年）第9期登載馬光普、岳樹德二位神父在政協第一屆天津市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提到“現在書店中有許多批判宗教的出版物，對待宗教就有些地方不是以理服人的……。”這一點我同意。因為在這一類的小冊子裏，有的話說得的確只是圖個痛快。這樣只能增加誤會。當然“百家爭鳴”，出版、言論是自由的。說是不許出，不許賣，也似乎有些不必要。一些散碎話不一定動搖的了人們的宗教信仰。我覺得，我們應當也出版一些刊物，宣傳我們的教義，增加我們的信德。尤其在青年當中有些人願意學習較高深些的教義理論。讓我們出版的刊物，也來滿足他們的要求。這一點目前就可以作到（“廣揚”上有不少這類文章），如“廣揚”、“信鴿”都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這方面的篇幅。另外，關於教義理論研

究的文章可以彙集成冊的，應該印成單行本發售。

（四）共同努力，填溝拆牆

教友與非教友之間是有些矛盾的（宇宙觀的矛盾另議），這一切都是內部矛盾，是可以解決的。也可以預期，正確處理了矛盾以後，大家一定能更好的團結起來。追溯這些矛盾，應當說這不是從一方面來的。我們教友們也有些責任。平心而論，從前有些人是故意歪曲共產黨的政策，認為教與共產黨勢不兩立，難免在教友中有人對共產黨還是“敬而遠之”。另外也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偉大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覺得：“共產黨一切都好，當然不信神也好，我也不信了吧。”或是有些時候，爲了表現自己進步，自己搶先表示不信了，要求入黨、入團。這一些也不是個別現象。至於有的人認為“不信神的人怎麼能叫我們信神呢”，甚至有的人把共產黨的不信神當作缺點，替人家惋惜，也另眼看待。凡此種種，都是我們教友們應當仔細思考，正確求得解決。對黨對政府，我們可以盡量提意見；同時我們也來個反求諸己，兩下一湊，自然牆倒溝平，皆大歡喜。

春在微言

·謝稚繩·

題 解

時序已過小滿，正是榴花照眼的時節；但若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情況看來，却正是燒紫嫣紅開遍的大好春光。昔人有句云：

“花落春仍在。”今日的滿園春色殆不會隨自然季節的變化而流逝。題曰“春在”，就是基於這層意思。

自分水平不高，見聞有限；所以即使在此春風化雨之中，心有所感而發乎聲，也不過是管窺蠡測，所見者微，且亦不够“全面”。好在“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且“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看這“紛”字多末近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矛盾”！），非敢妄擬於先賢的“微言大義”也。是為解。

過 敏

感覺靈敏應該不是壞事，但“過之猶不及也”，所以“過敏”就與“症”字結了因緣。曾見有的朋友見油漆則渾身發癢，或吃牛奶即

遍體發紅，的確是很不快的事。

不僅在身體方面如此，思想方面亦復有類似情況，即所謂“神經過敏”者是。嘗見有人認為共產黨的政策有“兩套”，即“明裏一套，暗裏一套”。憲法明明規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却偏偏有人深文周內，進一步懷疑是否“明自由暗不自由”，“城裏自由鄉不自由”，等等。

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後，也有人顧慮：是否“明放暗收”，是否“誘敵深入”。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思想解放，固然不錯；但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如在“鳴”或“放”之中有了不合於這標準的東西出現應該怎末辦？於是，步步設防，不敢放手，惟恐天下大亂。

看來出發不同，但其為“神經過敏”則是初無二致的。

混 淆

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首先要正確認識人民內部的矛盾與敵我矛盾之為性質根本不同的兩件事。

過去我們教會內，的確是有些

人敵我不分，把敵我矛盾與內部矛盾混淆了起來，如見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被懲而傷心落淚者是。

然而，是否也有把內部矛盾作為敵我矛盾，把教義教規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看待了呢？有的。容舉一二例為證：

按天主教教義，教友不得離婚（即使因夫妻感情不合不能繼續同居，男女雙方亦均不能再婚），然而有人說了：“不許離婚即是破壞婚姻法！”好大的罪名！如何承担得起？於是只好睜一眼閉一眼了事。按天主教教義，教友在人前表示不信天主即是背教。有人當眾批判了自己的宗教思想，或甚至加入了共產黨。若有人稍示異議，即被目為“打擊進步”。於是乎，只好撒手不管了。

這是不是把內部矛盾定成敵我矛盾了呢？明眼人一望即知，不必多說。

胸襟

報載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答美國“紐約時報”總編輯問時曾說：“無論任何人和任何政黨都不能占有闡釋馬克思

列寧主義學說的特權。”胸襟之廣闊，躍然紙上。

每見有些自封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同志們，滿臉“原則性”，不苟言笑，對別人的看法一律“一言以‘斃’之”。即使在最“謙遜”的時候，也不過說一句“等你再學習學習就明白了”之類的話，彷彿真理永遠在他那裏似的。

據說胸襟與修養成正比。信哉斯言！

影響

有人樂於用“影響”二字來勸阻自己不同意的意見。

“發揮自由思想是對的，但要考慮影響。”

因此，想說話的人先要在自己心裏盤算一下，這話說出去影響如何。是今天說呢，還是明天說呢？是對張三說呢，還是對李四說呢？是照直說呢，還是拐彎說呢？是口頭說呢，還是書面說呢？是……結果，不如乾脆不說，明哲保身，何樂不為？於是鴉雀無聲，天下太平，“影響論”者躊躇滿志矣！

這種“影響論”，大概除了影響“放”與“鳴”的積極性以外，不會再有其他作用。

爲擴大“吾主基督”詔書的特恩

教宗頒布“自動詔書”

授權區正權人可以准許每日下午舉行彌撒；重訂空心齋的辦法；並特別照顧病人。

編者按：據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家報”載，教宗比約第十二世於今年3月19日頒布“自動詔書”（Motu Proprio，教宗文告之一種）一件，對下午舉行彌撒及領聖體前守空心齋等問題有所指示。上海教區已將此項詔書翻印分發。下面的譯文是根據上海教區翻印的文件譯出的，後面的歐塔味亞尼樞機主教的解釋是由英譯文轉譯的。

爲了使教友能够多領聖體並更易於遵守聖日望彌撒的命令，我曾於1953年發佈了“吾主基督”一詔文，放寬了守聖體空心齋的制度，就是授與了區正權人在一定條件下得以准許下午舉行彌撒及領聖體。

凡在下午舉行彌撒及領聖體者，守空心齋的時間縮短爲吃固體食物後三小時，喝不含酒精飲料後一小時。

主教們感於這一規定的美滿後果，曾向我表示了最深切的謝忱；同時，爲了教友的更大好處，許多主教也曾一再懇切地請求准予每日下午舉行彌撒的特權，並且要求我把下午彌撒前或領聖體前的空心齋時間也規定適用於上午的彌撒或領聖體。

鑒於（目前）勞動和辦公制度以及整個社會生活都起了很大變化，因而有意滿足主教們的懇切要求，特規定如下：

1. 區正權人，爲了照顧相當大的部分教友靈魂上的好處，得以准許每日下午舉行彌撒，但副主教無特命者不能准許之。

2. 不論上下午，神父舉行彌撒前及教友領聖體前應守的空心齋的時間都縮短爲吃固體食物後與喝含酒精飲料後三小時，喝不含酒精飲料後一小時，飲水則不妨礙空心齋。

3. 凡在午夜或天明前舉行彌撒或領聖體者，也應遵守上述時限的空心齋。

4. 病人，雖不臥床，得在舉行

彌撒或領聖體前，服用不含酒精飲料及一切液體或固體的真正藥物，均不受時間的限制。

但在可能範圍內，我們也竭力勸諭神父教友在彌撒或領聖體前遵守聖體空心齋的可敬慣例。

最後，凡享用這項特權的人們，應力求以教友生活的顯明行表，特別是用補贖及愛德神工來報答所受恩典。

本“自動詔書”內的規定，自3月25日聖母領報占禮施行有效，不受一切包括特別需要指明者在內的任何相反規定的限制。

1957年，即我任教宗後19年，3月19日，大聖若瑟普聖教會總主教保占禮，發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旁。

教宗比約十二

譯註 區正權人：指教區負責人，請參見天主教法典第198條第2項之規定。

聖日：指主日及罷工占禮之日，請參見天主教法典第1247條之規定。

固體食物：例如米飯、麵、糖、魚、肉等。

含酒精飲料：指有強烈刺激性的酒，如燒酒、高粱、高

汗等。

不含酒精飲料：指咖啡、牛奶、茶等。

☆ ☆ ☆

羅馬聖務部副秘書長歐塔味亞尼樞機，曾對教宗這一“自動詔書”在“羅馬觀察家報”上作了簡短的解釋。要點如下：

“依詔書，足夠在三小時內不吃固體食物及不喝含有酒精成分的飲料，一小時內不飲用非烈性飲料。這裏，不再有上午和下午的問題，不再有路途遠近的問題，不管有無重力勞動，也不管有無夜晚勞動。

“這裏，教友不再需要請示聽告解神父是否已經具備了享用特權准許的條件。這又不是只可適用於某一些人的特權，而是適用於全體教友及各地教友的一項規定。

“詔書中所說的水，不破壞空心齋，是指一般意義的水，包括含有碳酸化合物的或用化學方法淨化的礦水。

“教宗特別關懷病人，只要是真正的藥物，就不再需要考慮是由何物化合製成，雖是有強烈酒精成分的藥物，亦可服用。”

（方志剛譯）



保 中 之 寵 諸

講 道 台

· 姚正一神父 ·

德國有一位非公教作家會說過：“納匝肋的瑪利亞，耶穌基督的母親呀！我們絕不會在你的祭台前屈膝叩拜，你也不是我們所要恭敬的人。雖然如此，但在聖誕節的夜晚，我們還是不能不來到你台前，向你高呼吶喊：‘萬福瑪利亞’！”一位站在公教立場外，不贊成敬禮聖母的人，居然能這樣說；那末，身為公教信友的我們，“瑪利亞”在我們的心靈上，更應佔何等重要的地位呢？那末，在花笑禽言柳綠桃紅的三春，在朔風凜冽寒梅映雪的深冬，在暮烟四起的黃昏，在晨光熹微的清晨，在世界上每個角落，當你聽到歌吟聖善悠揚的聖母歌時，見到天真爛漫的兒童捧着白嫩的双手，在聖母像前呼着：“萬福，媽媽，瑪利亞”時，絕不會使你詫異驚怪吧。的確，悠揚的“萬

福瑪利亞”歌聲，從南極到北極，從地角到天涯，不斷地有人在歌唱着。人們按童貞女的話“萬世萬代將歌頌我為有福”（路，1章，48節）稱頌她，因為她是天主的母親，一切恩寵的中保。

諸寵中保的理由

原祖的罪，以及歷代每個人的罪惡，都給天主加上了無限量的侮辱。誰欲賠償，就該作無限量的補贖。然而，這却是人力所不能為的。這樣，在無窮仁慈的天主與侮辱祂的人中間，就必須有一位和解者，必須對天主有所賠償。而這無限的補償，只有無限量的天主自己能做。為此，“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居於我們中間。”（若，1章，14節）因為祂與天主合一，祂的補償是無限量的；又因為祂是人，祂

能賠償我們的罪債。祂從罪惡中，死影中救贖了我們，使我們與天主從新和解了。祂是真正的、惟一的救主；只有祂，才是我們不能不有的救主；只有祂，按公義地與天主談判了“人類負罪”的案件；只有祂，賠補了人類的罪惡，恰恰相稱被侮辱者——無限量天主的尊嚴；只有祂，才是我們必須有的、主要的中保。“在普天下沒有賜給人別的名號，叫我們靠着它得以自救。”（宗，4章，12節）但是，按着天主上智的宰制，在救贖的偉大工程中，有聖母襄助的分子。事實上，在瑪利亞領報的那天，她奉獻了自己的淨血，使天主聖神得以構成耶穌基督的聖身。當她說出“我乃主之婢女，願茲成於我如爾之言”時，她便自覺自願地接受了襄助和參與基督的救世的工程。在獻堂的那天，她又給天主奉獻了這“既為司祭而又是祭品”的耶穌基督，並且把她自己伴同着聖子一起奉獻了天主。自此，瑪利亞便鞠躬盡瘁地哺養撫育基督，使“祂的智慧、身材、可愛，在天主和人前，逐漸發展”（路，2章，52節），預備作救贖的犧牲。瑪利亞抱着這種觀念，卅年如一日地與耶穌共同生活在一

起。在耶穌基督要完成祂救贖工程的末刻，瑪利亞是寸步不離地緊緊追隨着苦難的慘劇。基督苦難的種種情景，深深地在她的心靈上印上了烙印，她在心靈上完全嘗到了她的聖子耶穌在身靈雙方所受到的苦楚。所以經上說：“其靈其神，憂悶長吟，心中悲傷，何如其深，真如利刃刺透心。”“聖母在旁，仰瞻耶穌，母子心聯，同傷同憂，誰能見之不同愁。”聖經上也說：“就是你自己，將來也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路，2章，25節）她站在十字架旁，爲了要收納我們罪人做她的子女，爲了給予天主聖父相稱的補償，親自把她的聖子奉獻了天主，做了天主公義的犧牲品。換言之，她爲了引導我們進入常生，便慨然地把她的聖子交付了死亡。當然，這是她一個做母親的，不得不付出異常重大的代價。也正由於此，她贏得了“救贖工程的襄助者”的稱號。既然瑪利亞襄助了救贖工程——聖寵的贏得，當然，也相宜有份於聖寵的分施，由此她便成了“諸寵的中保”。教宗庇護第十說的很好：“因着瑪利亞與耶穌之間的痛苦與聖愛的融合，她極合理地成了墮落人類的賠補

者，成了普世大能的主保，成了聖子耶穌的寶血聖死所掙下的各種神恩的分施者。”

這端道理雖未欽定爲信條，然而，却是聖教會所共同教訓宣講的。教宗良第十三會說過：“一切加給予人的恩寵，常經過三個階段：天主把這恩寵交給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把恩寵交給聖母瑪利亞，再由聖母瑪利亞把它交給我們。”聖伯爾納多說：“天主定下了：除非經瑪利亞的手，我們不能得到什麼。”從耶穌的表樣來看，也足以證明這端道理是符合天主上智的宰制的。吾主耶穌在祂每次分施恩寵的隆重情況中，祂總是要聖母居中介紹；通過聖母瑪利亞，祂才赦免了前驅若翰的原罪，把聖寵賦給了他。通過聖母並因着聖母的祈禱，祂在加納才肯行了變水爲酒的奇蹟，堅固了宗徒們的信心。在瑪利亞的參與下，祂才遣發了天主聖神，廣施了聖神的恩寵。同樣，通過瑪利亞祂才肯把一切恩寵賜予我們。

諸寵中保的意義和範圍

瑪利亞奉獻了自己的淨血，使天主聖神借以構成了基督的聖身，

因而她與天主聖三結下了特殊密切的關係：他生育了天主聖子，作了祂人間的母親，所以與祂發生了親密的親屬關係。天主聖言自無始生於聖父，按人性又生於瑪利亞之童身，故此祂稱天主爲父也稱瑪利亞爲母，而瑪利亞又爲天主聖父所造，因而她與天主聖父顯然有着親密無比的關係，被稱爲“天主聖父之女”。按着天神的話，天主聖神在她身上完成了“她做天主母”的奇跡。這樣，我們用這極神秘的稱呼——天主聖神的淨配來表達這層關係。因了這種關係，給瑪利亞帶來了特殊的神恩異寵——無染原罪，滿被聖寵。天主以無限量的聖寵盈了她，雖然未曾消滅她人格的個性，却將她領入聖善的境域，使她不僅未曾犯過絲毫罪惡，而且未曾受過任何私慾的衝動。由於提拔她到極崇高的地位——天主母及人類仁慈的母后，便把一切的恩寵交付與她，只有經過她的手才恩賜予人類。換言之，我們所得的一切恩寵，不論是直接求諸聖母的，或是求諸天主及其他聖人聖女的，甚而是未曾想到祈求的，都是因着聖母的居中介紹而通過她給予我們的。只有她，才有資格使用母親的權力處置

天上的府庫。在耶穌基督以下，只有她，在天主台前所發的熱愛，所立的功勞，所獲得的天主的恩寵是普及人類全體的。當然，同樣在分施恩寵時她的能力也是普及人類全體的，她是“祈禱的全能者”。在她呢，祈禱幾乎就是出命了。所以聖母瑪利亞諸寵中保的職權，是普及於一切恩寵的；普及於各等人的：普及於義人也普及於罪人；普及於各個時代、各個角落；普及於超性的聖寵，也普及於本性的恩賜。爲之聖教會敢於向她祈求“祈諸吉康”，“凡遇急難與諸危險之中救援吾人”。聖伯爾納多說的很好：

“一切聖寵因着瑪利亞而達到我們。我們的一切祈禱，按着天主的程序，都該經過瑪利亞而上升。”真福葛利濃蒙福爾集諸聖人之意見而概括之說：“天主聖子把自己聖身寶死所得到的無窮功勞，奇妙德表，都通傳給祂的母親，把聖父所賞給祂的嗣業都交給母親掌管。經過祂的母親，祂才把自己的功勞分給祂的肢體，祂才通傳祂的德行，祂才施發祂的恩寵。”

“諸寵中保”向我們的要求——依賴

雖然瑪利亞的品德根本超越於一切受造物之上，升於天主母的高位。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她又與我們完全一樣。她每日照例度着平淡無奇的生活，她也是在喜歡痛苦交錯中度過了她的一生。她十分了解我們，了解我們的需要。她以她全部聖靈，全部聖心，全部柔情做了我們的母親，她雖然在天上，却認識一切有關她子女的事情；她認識我們每個人的處境，生活中的各種情節；認識我們的困難，我們的需要，爲解救我們需要的援助。她認識我們遠遠地超過世界上任何母親認識自己的兒女。她諸寵中保的權位，從不關涉“公義”的領域，她只知道“愛情”、“慈悲”、“寬仁”、“憐恤”。她要求我們投奔她依靠她，那末，我們以赤子之心，到她跟前去吧！求她祝福我們神形吉康，祝福我們家庭美滿，祝福祖國的各項事業，祝福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與鞏固，祝福世界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互相尊重，使那些企圖挑起戰爭、推行殖民政策的人們，不要得逞。使人類都能平等互助、博愛自由地度自己的生活，建設自己的國家。使世界更美麗，天主的光榮更顯揚吧！

天主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陀 螺 譯

譯者按 本年3月29日出版的“民主德國報導”上，載有轉載自柏林“德意志新聞”（法文）3月號的一篇有關天主教在民主德國的情況的文字。這篇文章是“德意志新聞”的記者與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問答。關於這位神父，該刊介紹如下：

保祿·都邊斯基（Paulus Dubianski）神父於1931年晉鐸，即在布蘭登堡傳教，直到1943年被投入達高（Dachau，在法國南部）的納粹營中為止。1954年，他從集中營中解放出來，擔任了布蘭登堡州斯陶考夫市的神父。

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你的宗教有活動——教務、游行等等——的自由嗎？

答：這些事太普通了，以致使

我對你提出這樣的問題感到驚奇。從1945到1949年間，我還是這裏的市議會的天主教民主黨議員，並在議會上保衛天主教徒的利益。真正



在德國萊比錫市的教堂中舉行聖洗聖事

的宗教信仰自由與所有真正的民主是分不開的。

我告訴你一件有關游行的小故事。每年在耶穌升天後的主日都有舉行游行的慣例。去年，這一天正趕上5月31日——國際兒童節的前一天，在我們的游行隊伍將要經過的市場上，正好要開始一個有馬戲、街頭劇以及市集的集會。怎末辦呢？我去找溫克勒市長，他是一個公認的無神論者，正如同我是天主教徒一樣。我們的意見常不一致，可是共同的集中營的回憶把我們聯在一起。（溫克勒曾在布興瓦爾德集中營裏呆過十年。）我們想出了一個辦法：游行照常舉行，集會延至下午兩點再開始。

令人驚異的是看到那些走江湖的馬戲團的人幫助我們搭祭台，游行的隊伍就要在這祭台前面停住。游行隊伍在馬戲團的座位中走過，一點也沒有喪失它的莊嚴。這是我們慶祝耶穌升天占禮的游行毫無阻碍地通過市場的11次。

在1945年前，斯陶考夫市沒有神父。從那以後，在我們教堂裏每天都同時有兩三台彌撒。

問：在學校或是學校以外講授宗教課嗎？

答：神父們感到需要時就可以講授宗教課，在學校裏，或是在沒有適當的教會房屋時就在家裏。（布蘭登堡州95%的人是基督教徒）

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神

小 統 計

在東德的大學中，有大約 1000 個學生學神學，有 37 位神學教授、8 位講師、51 位助理講師。

國家每年給這些學生撥款四百萬馬克，也就是給每個學生兩萬馬克來完成五年的學程。每年給學生們五十萬馬克的生活津貼，每年用在研究工作上的也約等此數。

× × ×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 1956 年補助了天主教會 994,000 馬克，為修復教堂的撥款還不在內。

（譯自本年 3 月 29 日“民主德國報導”）

學院和修道院嗎？

答：在這方面我沒有確切的數字，只能告訴你我們教區的情況。我們的第一個修道院在1948年在奧德河上的諾宜寨（Neuzelle）成立。這是一個專為在祝聖前還有一年學程的神學生設立的。在從前，多數的學生也是從西德來的。

我們很重視對入學考試後的學生的選擇，幾年以後在艾爾福設立了一處神學院。在馬傑堡我們還有一個專為年紀大一些的學生準備的機構，在那裏他們可以準備入學考

試，以取得入神學院的資格。我記得，在巴德榜教區的胡斯堡還有一個修道院。

問：慈善工作是怎樣組織的？

答：在我們共和國每年有兩次大募捐，其中之一的收入完全作為慈善之用。神父們負責當地的捐款分配。我相信很少有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我們不知道而沒有幫助。

我想說，一般說來，外面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的宗教生活知道得真是太少了。

宗教信仰與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

波蘭首主教斯德望·維謹斯基樞機主教的重掌教權，在國內外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這一決定的直接結果是教會與國家間的關係的顯著改進。一個由政府 and 教會雙方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已開始工作。在友好的氣氛中，已經解決了諸如在西方地區任命主教和在學校中講授宗教課等問題。

11月（指去年——譯者）下半月中，在華沙舉行了一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的天主教教友的全國性會議，有從波蘭各個天主教中心地區

來的代表參加。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討論當前國家的政治形勢以及積極的天主教徒面臨的任務。

波蘭統一工人黨、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的代表們也參加了會議。

議會議員盧賓斯基（K. Lubinski）的聲明被作為討論的基礎。他着重地指出天主教徒不應該不參加偉大的復興工作，通過他們在國民陣綫中的積極工作，他們應該對完成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工作有所貢獻。

討論中的主要特點是，所有的

發言者對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內演說中所舉的政綱以及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的一致支持。第二點是天主教徒的積極參加以實現這些決議的必要性。

在許多要求中，有增加天主教徒在議會中的席位的要求，從議員弗蘭閣斯基的解釋中，好像這些問題在政府與教會的代表的會談中已得到解決，或正在解決中。

竟日討論的結果是通過了一項熱烈歡迎維謹斯基樞機主教重掌教務的決議。

“我們宣布支持，”決議說，“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的政綱和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我們尤其

擁護把我國與蘇聯的關係放在完全尊重主權、平等和互利的原則之上。”

決議進一步說到有必要成立一個由積極的天主教徒組成的臨時的協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與全波蘭國民陣綫相聯系，與各個天主教中心地區舉行廣泛的討論，以組成由這些地方的代表參加的會議，來決定與國民陣綫委員會合作的永久性的形式。

與會者選出了臨時協商委員會。

（陀·螺譯自本年第1期“波蘭”畫報）

我們黨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為基礎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和它毫不相害。然而，我們已經和天主教會取得了諒解，甚至同意在學校裏實行非強迫性的宗教教育。黨是從這樣一個假定出發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將長期同唯物主義世界觀一道存在。教徒與非教徒、教會與社會主義、人民政府和教會的教階組織也將長期地同時存在。同時存在並不排除一定形式的思想鬥爭，但是應當排除政治戰鬥。教會應當認識到，波蘭已經改變了它過去的社會制度，它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在關係到人民波蘭和全國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我們希望教會同我們一起沿着波蘭的道路前進。

——摘自哥穆爾卡本年5月15日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九中全會上的報告（據新華社消息）

紀念“印第安人的大憲章”

• 楊堤神父 •

一

葡萄牙人於15世紀末葉，在非洲沿岸販賣人口，習以爲常。在葡萄牙生活很久的哥倫布，耳濡目染，不以爲怪。他發現美洲聖多明我島以後，步葡萄牙人之後塵，也竟然企圖奴役土著。

我們知通，美洲土人的文化、組織，遠不如歐洲人。歐洲殖民主義者憑其堅甲利兵，任意殺戮，慘無人道。把女王、主教、傳教士的勸告，當作耳邊風，並且宣稱土著是無靈之物，不配接受信仰和聖事。他們這樣做法主要目的是要維護本身的利益，否則就不便奴役別人了。其實土著在道德和情理方面超過西班牙人，其中有許多超羣出衆的教友。（參考A. Junco: *Lumbre de Mejico*, 第二篇）。

殖民主義者的罪行，張羽時教授在“請看，是誰傷了天主的心”一文中引證了許多歷史事例，（見“廣揚”72期，1953,5,1）近讀

美國瑪利諾會士孔塞汀著作，又得了一些新的說明。以下是孔氏原文：

“在多米尼加（即聖多明我）共和國，今日還可以發現若干有印第安血統的遺民，但爲數甚少。西班牙統治的初期，就有一位偉大的傳教士名叫拉斯·加撒斯（Las Casas）爲土著抱不平，他說，‘由於西班牙人的殘忍無道，土著被殺光了。’又說，‘伊斯巴尼歐拉島原有印第安人三百萬，數年之間，或死於刀槍，或死於拷打，或死於過重的勞動，都被消滅盡淨了。’現在學者公認，伊斯巴尼歐拉原有20—30萬印第安人，絕迹於數十年之間，其原因不一定死於戰爭及屠殺，大部份是死於疾病，以及由於文化落後，與外界接觸時，相形見絀，而受淘汰。不過這還不能完全饒恕了西班牙人，因爲他們胡行亂爲，種種虐待，只能說印第安人沒有被他們殺斷種。”（J. J. Consideine: *Call for Forty Thousand*）

nd, P, 231)

耶穌會史，在述敘南美洲傳教史時，也提出到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如何奴役及屠殺土著，最野蠻的是聖保祿城（巴西邊區）以葡萄牙人爲首的**五色洋人**，窮兇極惡；他們毀滅了許多教友新村（Reduction），殺人不計其數。虎口餘生，淪爲奴隸。連耶穌會修道院中也有20個印第安人在當奴隸。（R. G. Villoslada: Manual de Historia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P. 249—261）

二

在這種暗無天日的世界裏，只有“崇高的天主”（“Sublimis Deus”）是印第安人的福音。這是羅馬教宗保祿三世頒發的一道通諭，主持正義，有教無類，不愧被人認爲“印第安人的大憲章”。這道通諭頒發於1537年6月2日，即保祿三世即位的第三年。今年適爲420年紀念。

通諭說：

“天主是有好生之德，所造人類，不僅爲其至善之流露，而且止於至善，與一般凡物，有所不同；根據聖經，人生之目的在得常

生與永福，爲達到此目的，必須信仰耶穌基督，而且還必須承認只要是人，都能接受信仰。有目的，自然就有達到目的辦法。

“真理本身並不自欺欺人，真理責成傳播信仰者說：‘爾其往勸萬民。’所謂萬民，即芸芸衆生，無一向隅，都能接受信仰。

“時至今日，竟有背道而馳者，喪心病狂，自私自利，居然說西印度人、東印度人以及晚近始得相識之民族應得如畜牲之待遇，供我等之鞭策，其借口之辭，爲被等不配接受信仰；且已實行其奴隸制度，所加之勞役及痛苦，與家畜相較，有過無不及。

“我恭爲耶穌在世之代表，替天行道，納亡羊於一棧；深知印第安人爲真人，不僅足以接受信仰，而且渴望入教；故應大開方便之門，任何人不得異議或刁難，特此鄭重聲明：

“印第安人以及今後與基督徒接觸的民族，雖然信仰不同，但不能剝奪他們的自由和財產所有權；他們可以自由地合法地掌管財產，享受主權和自由，不應對他們實行奴隸制度；如另有措施，即爲非法行動；對於印第安人及其他民族，

需傳以天主之道，並需以身作則，使之信仰耶穌基督。

“此信傳鈔，如經教會神長署簽，即真實無訛。”

以上是通諭大意。通諭原文為拉丁，我未見到。我這裏所根據的是西班牙譯文，見墨西哥作家洪戈的“墨西哥火焰”（A. Junco: Lumbre de Mejico, 第二篇）

三

420 年了！印第安人和黑種人並未得到徹底的翻身，中間雖然經過美國南北戰爭，而奴隸制度的餘毒仍然存在。

美國瑪利諾會士孔塞丁報道拉丁美洲的社會情形說：“憲法和法律雖然取消了奴隸制度，實際上奴隸形式仍舊繼續存在，如‘Pongu^eaje, Mitanaje’，就是指男女出賣勞動力而言。由於此種形式，特權階級就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上的居民掌握權結合爲一了。”

連美國也不例外。“墨西哥作家昆達尼拉（L. Quintanilla）使我們想起今日在美國還有以工還債（Peonage）的形式，如分租地區及佐治亞州和佛羅里達州黑人木匠就是這種情形。以工還債是一種辦

法，即負債者被迫爲債主作工，直到將債還清爲止。這種剝削形式和奴隸制度毫無分別。

“黑種人的命運在拉丁美洲比在美國好得多。那末，如果認爲在拉丁美洲沒有種族的界限，也就不對了。Howard 大學教授 R. W. Logan 說：‘在南美洲，白種人仍舊佔便宜；在美國，由於奴隸制度的餘毒未盡，對於黑種人有種種規定’，

“更有種族和文化問題，高級與低級之間的分別很大。學習文化的機會白種人最多，混合種次之，印第安人最少。如印加帝國的印第安人並不像他們的多情的贊賞者所描寫的那樣偉大，用不着爭辯，他們是沒有進步，400 年來，只是往後退。人類學權威 Radin 說：‘過去少數成熟及複雜的文化給人們蹂躪和剝奪了。’

“現在最有希望的是海地—黑人共和國。人家對它寄託很重，它負着領導新大陸黑種人解放的責任。海地代表黑人世界的核心。許多人具有很美的理想。東尼·白朗谷爾（Tony Blancourt）就是一個典型：一個海地年青小伙子，21 歲，於 1942 年被納粹判決槍斃。在

他臨死前15分鐘，他將一封信遞給在他身邊照料他的那個神父，是給父母的信。他寫道：我鞠躬盡瘁，志在改良世界……我知道一定，明天的世界是會變好的，是要更公正一些；勞苦大眾及無特權之人而將更有價值地更高尚地生活着……爲了這神聖的理由，我得從容就義，慷慨捐軀。”

印第安人也在爭取解放。如玻

利維亞印第安人會議領袖號召說：“我們應該學習，工作，我們要和神鷹一樣高飛，沖入云霄，我們要超過外國人，他們的事業我們今日以爲了不起”。（以上均引自J. J. Considine: Call for Forty Thousand）

在紀念印第安人的大憲章時，一方面我們要珍愛自己的解放，另一方面我們要爭取全人類的解放！

天津教友到望海樓堂朝聖

今年聖母月中的10—12日，爲天津教友到望海樓朝聖的日子。三天之中，每日來敬禮聖母的人絡繹不絕。尤其在12日（主日）這天，來自市郊區各堂及鄰近各縣的教友約近六千人，爲解放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上午9時，舉行了主教大禮彌撒。天津教區趙振亞主教在五六品及輔祭的修士們的陪侍下，在舉祭以前，從更衣所繞行堂院入大堂正門，然後在管風琴的樂聲中開始了大彌撒。由主教大彌撒後到晚七點半由望海樓本堂馬文斌神父再舉行大彌撒前，聖堂中降福一台接着一台，經聲、琴聲從未間斷。

“天津市愛國會，亦如往年一樣，在堂院內設置“聖物供應站”，發售聖物、聖書、聖像等數十種，爲朝聖教友所稱道。三天之內，共售出了近300元的聖物、聖書及聖像等。這種盛況，亦爲近年來所未有。

訪 問 觀 感

甘肅天水教區
趙經農代主教

在北京參加2月12—16日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的期間，我們就聽到正式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日期，約在3月下旬；並準備在復活節前，各委員都能回到本處舉行慶祝。當時我們在想：如果會前回到本處，也不能開始工作，因為距離大會時期僅月餘，何若到附近地區去訪問，借機參觀游覽和學習，免得往返。因此我們便議定行程開始訪問。我們同行三人，即福州林泉代主教、昆明孫和平神父和我。

2月18日午前11時40分，我們由首都搭車，19日11時許，就到了山東省會濟南。因濟南董代主教已預先通知了，因此濟南的神父和愛國會委員等到站迎接，陪送我們到高都司巷總堂。即日下午開了座談會，參加的有神父、愛國會委員、教友等。會上談述了愛國愛教的精神和愛國的籌備經過概況。次日由省宗教事務處派車送我們到洪家樓參觀大修道院和聖堂，並為小修道生講話，鼓勵了他們的修道情緒。次到千佛山參觀。以後逐日由神父或愛國會秘書錢金鐸同志陪伴，參觀遊覽濟南名勝，如：趵突泉、大明湖等以及市區幾處聖堂。在濟南

雖少熟人，但皆一見如故，親如一家，真體會到天主教是一身一體的教會。

22日夜11時許，我們到了華東第二大商港青島。郭隆靜代主教和愛國會秘書劉栢年深夜到站等候，貨車送我們到浙江路總堂。早聽說青島風景絕佳，夏無酷暑，冬不嚴寒，而我們天主教的高入雲霄的聖堂兩大高塔也聞名全國，因此我們特意來賞玩。在青島我們也開了座談會，傳達愛國愛教的真精神。市宗事務處協助車輛，送我們連同青島市的神父、修士、教友等，參觀了第二國棉廠和捲烟廠、印刷廠等。我們還參觀了棧橋、魯迅公園、

水族館、海水浴場和市區幾處聖堂。

28日午後，我們到了兗州。聖言會張修士接我們到鐘樓街總堂。在兗州我們同樣開了座談會，參觀了匈牙利拖拉機站、公私合營印刷廠、冠莊舖的大癲瘋院，還到離兗州39里的曲阜遊覽了孔子故里——闕里和孔林。曲阜城內的闕里大成殿、碑塔等，要佔去曲阜城的一半。現在還正整修裝飾中。

3月5日，我們到了濟寧市，住南北晁家街總堂；開了座談會留影作念。在濟寧參觀了太白樓、鐵塔、運河和市區的聖家會、聖神會。我們還到了戴莊聖言會址，在神職班的聖林和將要列品的福神父墓前作了祈禱；並在戴莊、李莊同時作了大禮彌撒和聖體降福。戴、李兩莊都是教友，有教友高級合作社。聖言會會長尙神父住此管理教友。在兗州教區，我們各處受到了神職班聖家會、聖神會以及教友們的熱情招待。

3月10日，我們到了泰安。先遊覽了岱廟，次日上泰山，在泰山高處玉皇頂宿一夜，次日觀日出。泰山的各大名殿和上下石階，都由人民政府重建一新，有旅店，食宿方便。從泰安縣城岱廟到山頂爲7.900餘公尺，15.67華里，山高1.500公尺，有72名峯，爲中國五嶽之冠。山下有馮玉祥先生和他元

配劉氏之墓。墓碑上有文曰：“我馮玉祥，1940年5月30日作：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要關，只求爲民，只求爲國，奮鬥不懈，守誠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盡心盡力，我寫我說。咬緊牙關，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點不錯。”馮先生雖已逝世，但他那儉樸的作風，殊堪欽佩，可奉爲節約建國之座右銘。

2月13日到天津，住宿一星期。蒙趙主教、愛國會委員、神父、教友等熱情招待。至今感激未忘。20日再回北京，次日到西郊參觀了農業展覽會。因大會延期召開，我們三人便分手作別，各回故鄉。

以上是我們訪問行程的大概，現再略述觀感如下：

(一) 宗教政策和宗教生活的日益明朗化：

我們三人純以私人名義，訪問了好多地區，從未有人因我們是天主教徒而稍加歧視，反而很受到尊重。所到各地都聽到或見到政府在徹底貫徹執行宗教政策和協助教友過好宗教生活。所有過去隱名不出或化裝改行的神職同志，都在學習了政策，搞通了思想後，恢復了宗教職業。在我們訪問期間，還遇到回到教區僅十天或一月的同志。在青島，我們碰到臨沂和威海教區的兩位代理主教準備回教區。大部分

的教友因為得到了完滿的宗教生活，增如了他們愛毛主席愛共產黨的熱情。

在泰山遊覽的沿途，還見到敬神的香紙，許願還願的善男信女，來來往往，熙熙攘攘，絡繹不絕。從未有人加以干涉或追問。在玉皇頂有六人的生活，全由獻儀來維持。人民政府還將沿途各大殿以及上下石階等都重加整修，雕樑畫棟，煥然一新。我們在斗姆宮休息時，還遇到從濰陽遠來的尼姑，年約40餘。她似乎很自滿的說她每年來泰山一次。我們宿在玉皇頂的午夜，雖然寒風凜冽，但從德縣來的三男一女，到玉皇頂還願之後，星夜趕回。這都說明了新中國各宗教都有完全自由，都很愉快的過宗教生活。

(二) 政教合作的好處：

人民政府在各地區設有宗教事務機構，專為聯系宗教界人士和辦理宗教事務。因此我們宗教界人士為愛國愛教問題，應多爭取主動，聯系，協商，合作，不要前怕狼後怕虎，狐疑多端。有形的教會，還要藉人來維持，不能都痴望天主常顯靈跡來照顧。事實上，我感覺到教會當局和黨政聯系多的，困難問題尚少，畏縮不前，不敢聯系黨政的，也困難較多。因此政教合作，協商共處，便團結了教會內部一切建國愛教的力量，能發揮教會

內部一切愛國愛教積極因素。公民教友的雙重職務都能完滿。同時，過好宗教生活精神愉快，但愛教也不是孤立的，必須結合愛國而同時並進才對。近年來好多地區，政教協商合作，已有很大的良好成績，獲得了可慶幸樂觀的前途。我教也不能例外。我們大家共同勉勵爭取。

(三) 各地殷切要求全國愛國會及早成立：

我們每到一處，人們必要先行仔細詢問北京的全國愛國會籌備情況，何時才正式成立，將來計劃辦些啥事。人們將他們的殷切期望，都寄託在這個總機構上。人人預祝它將成為團結教內外的總機構。因此我們也希望北京全籌會要俯聽廣大教友羣衆的要求，及早正式成立全國總機構。

(四) 山東各教區的新精神：

據聞解放前後，山東的有些教區，因受了反動宣傳的影響，冷淡或停頓了教務。但由去年黨政加強了宗教政策的貫徹，又由於濟南董文隆代主教的努力，在濟南曾召集了幾次學習會，神職同志和教友明瞭了宗教政策搞通思想，重振精神，好些神職同志都回到自己的教區。因此山東教務，又在日見蓬勃起來。我們為這些教區慶幸祝賀，並向我們所訪問的教區道謝。

各地 簡訊



天津青年神長教友參加 市青代會傳達大會

天津市青年神長教友 200 餘人，於 5 月 18 日參加了天津市民主青聯召開的天主教、基督教青年大會。大會由青聯常委岳樹德神父主持。青聯副主任楊肖彭作了津市三次青代大會主要精神的傳達報告；市人委龔凝先秘書長作了報告；津市愛國會副主委聶國屏也在會上講了話。

19 日下午，這些青年神長教友分組討論了兩個報告。分組討論後，又合組討論。西開總堂王多默神父和張秉真、呂超英、盧文英、張懷信教友等都作了發言。

桂林舉行教友積極分子 擴大座談會

廣西桂林市教友愛國會，於 4 月 20 日召開“教友積極分子擴大座談會”。

桂林愛國會馬凌雲主委在發言中，鼓勵了桂林市解放以後出現在各個工作崗位上並獲得了先進生產（工作）者及積極分子稱號的 14 位教友，並預告大家：在不久以後，仍將舉行這樣的座談會，那時將有根據標準選出的愛國愛教的積極分子參加。馬凌雲主委在講話以後，向積極分子贈送了紀念品。

參加座談會的計有 35 人，其中有積極分子馮景桂、畢麗榴、謝玉清、文富妹、龍桂華、沈鵬軒、何素娥、王玉珍、鄧碧雲、張立清、黃桂芬、趙志瓊、唐錦元、馬凌雲等人。他們都在座談會上發言，介紹了各自的先進事蹟。

重慶教友舉行愛國工作 座談會

重慶市教友愛國會於 4 月 24、25 兩日，召開愛國工作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街道、行業中被評為優秀工作者的教友以及神父和一部分修道共 102 人。

這次座談會的任務是，使參加各項愛國工作的神長教友聚會一堂，互相交流愛國工作的經驗，互相學習，進一步提高愛國主義覺悟，發揮勞動熱情；並帶動更多的教友

，以實際行動響應政府的號召。愛國會負責人作了工作總結報告。

在座談會上發言的有17個模範，其中有在萬分困難的條件下創辦了接生站、托兒所和民辦小學的梅淑賢教友，去年蘇聯新聞工作者訪華代表團還訪問了她的模範事蹟。

山西省神職人員學習班 開學

太原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在省民族宗教事務局的大力支持下，組織了全省8個教區（太原、汾陽、榆次、洪洞、潞安、新絳、大同、朔縣）的神職人員51人，準備進行80天的政治、時事學習。4月26日上午在太原舉行開學典禮，市愛國會曹道生主委主持。山西省黨、政負責同志在會上講了話。

在會上，李德華代總主教，王鴻德、郭印宮代主教及陳元久副主教等一致表示贊同成立學習班，並保證學習好，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神父們也在發言中表示要本着自願、自由、自覺的學習態度參加，一定要爭取滿載而歸。

這次學習的內容有：“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周總理的訪問11個國家的報告等，宗教政

策和愛國會等問題也將一並學習和討論。

保定神長隨各界人士到 北京參觀

3月21日，河北省政協及保定市宗教事務處聯合組織了各界人士去北京參觀。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王其威、侯洪文、孟繁旺等神父應邀參加。他們在北京參觀了全國農業展覽會，還到官廳參觀了官廳水庫。

又，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於今年當選為政協河北省委員會委員。

海門教區舉行神長教友 座談會

江蘇省海門教區錢副主教，於4月17日，召集有代表性的神長、修士、修女及教友等在海門總堂舉行座談會。會上對愛國會性質進行了討論，並一致表示熱烈擁護和支持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並且一致贊同海門愛國會擴大，成立教區愛國會。座談會進行到21日結束。

撫順金沛獻神父當選青 聯副主席

撫順市青年代表大會於5月4日—6日間召開。撫順市天主教育

年出席代表大會的青年神長教友共20人。撫順金沛猷神父在會上發言，表達了全市青年教友的願望和要求。

最後，金沛猷神父當選為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當選青聯委員會常委的除金沛猷神父外有杜連第、莊子興等五位教友。

各地青年教友歡度“五四”

太原市青年教友40餘人於5月3日，在各界青年聯歡會上演出了“青年進行曲”、“呂梁禮讚”合唱。“五四”上午有青年教友60餘人及山西省神職人員學習班的青年神長20餘人和各界青年一道到雙塔寺烈士墓前致哀；晚間又參加了西澤公園的全市青年大集會，聽了首長們的講話。

為紀念“五四”，蚌埠市天主教友愛國會邀集了教育界、醫務界、社會青年中的教友及青年修女舉行座談會。會上，愛國會陸蘊輝主委講了話，到會青年也暢談了他們對愛國會的希望和要求。

濟南市的青年教友也和各界青年一起，歡度了“五四”。他們於5月4日、5日兩天，分別在“八一”軍人俱樂部、珍珠泉和飛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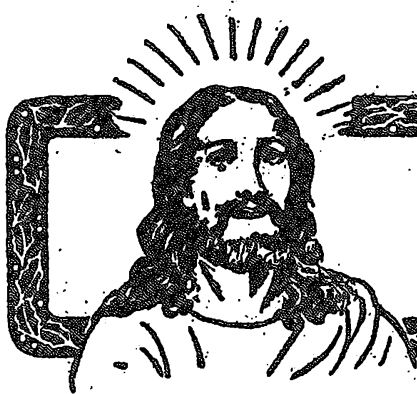
等地與駐軍聯歡、遊園，並參觀了飛機特技表演等。

宣化徐蔭甫神父號召增產節約

河北省宣化教區徐蔭甫神父（政協宣化鎮委員會委員），最近向300多教友傳達了政協宣化鎮委會（擴大）第三次會議關於增產節約的精神，號召全體教友，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精打細算，杜絕浪費，從多方面增產節約，以支援河北省災民；並為保證完成今年的各項任務，爭取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爭取農業大豐收。

郝民援代主教傳達發起人擴大會議精神

河南洛陽郝民援代主教接到開封何春明代主教的書面傳達後，即召集了洛陽市教友作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精神的傳達報告。洛陽于伽路神父聽了報告以後說，願以實際行動做好崗位工作來迎接全國性愛國組織的誕生。郝民援代理主教更表示，為了感激籌委會發起人的善行德表，特敬獻彌撒三台、聖母玫瑰經三串。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張鷟插圖)

這時的伯多祿被惡人重重包圍，四面楚歌，受窘不堪，乃竭力地否認說：“你們這些人呀！我不是，我不認識祂——耶穌！”伯多祿爲的不要再叫惡人盤問他，主動地同惡人們攀談起來，無奈弄巧成拙，在口音上又露出了馬脚。衆人一聽他的說話，就肯定地說：“這個人——伯多祿真是同祂一夥，因爲他也是加里肋人！”伯多祿反駁說：“你這個人，我不知你要說什麼！”衆惡人以爲有了真憑實據，更進一地逼迫喝道：“你真地同祂——耶穌是一夥的，因爲你是加里肋人，你的口音就證明了你，你還有什麼可說！”真糟了！且看伯多祿怎樣擺脫。伯多祿見無法可施，急得詛咒起來，並發誓說：“你們說的那個人——耶穌，我並不認識祂。”但差役中出來一個是被他用劍砍掉耳朵馬爾果的親友，狠狠地作證說：“分明你同祂——耶穌在

山園裏，難道我沒有看見你嗎？”

這時，伯多巴滿面赤紅，滿頭是汗，正在設法抵賴不認識耶穌師傅時，鷄又二次叫了。（三次背主）

這時，耶穌轉身向伯多祿凝視了一眼，伯多祿也正在端看耶穌，二人的目光無形中交叉相對，成爲直線。伯多祿見耶穌眼光熱淚裏，飽含着無限的愛情，無限的哀憐，他立時回想起主曾對他說的話：

“今夜在鷄叫二次前，你却要三次否認我。”法庭上第一次的審問既已結束，耶穌被拖到地窟內受刑，待天明再審。門開放了，伯多祿跟着衆人也出去了。但心中充滿了悲哀，痛苦——他嚎啕大哭了。

伯多祿背主共有三次，却一次比一次重大。初次不過隨話答話不敢明言自己是耶穌的徒弟；第二次明明發誓，不承認是耶穌的徒弟；到第三次却詛咒旁人，輕慢耶穌，背叛了恩師。我們縱情犯罪，順從

魔鬼的誘惑，大都也是如此，甘淺入深，越搞越兇。故謹小慎微，防患未然，是修德成聖最好的法子。

伯多祿背主，固然是很嚴重的過錯，但也未嘗不是他將來悔罪立功的機會，並給吾人立下回頭向善的表樣。聖格來孟多曾多年跟隨這

位大宗徒，他親眼見到伯多祿每夜一聽見鷄叫，就起身祈禱，流淚痛哭背主的大罪；因為流淚過多，眼角下留有兩道淚溝。邊主聖範說的很好：隨伯多祿背主失足犯罪的人多，效法聖人痛改前非，立功贖罪的人却很少。這是很可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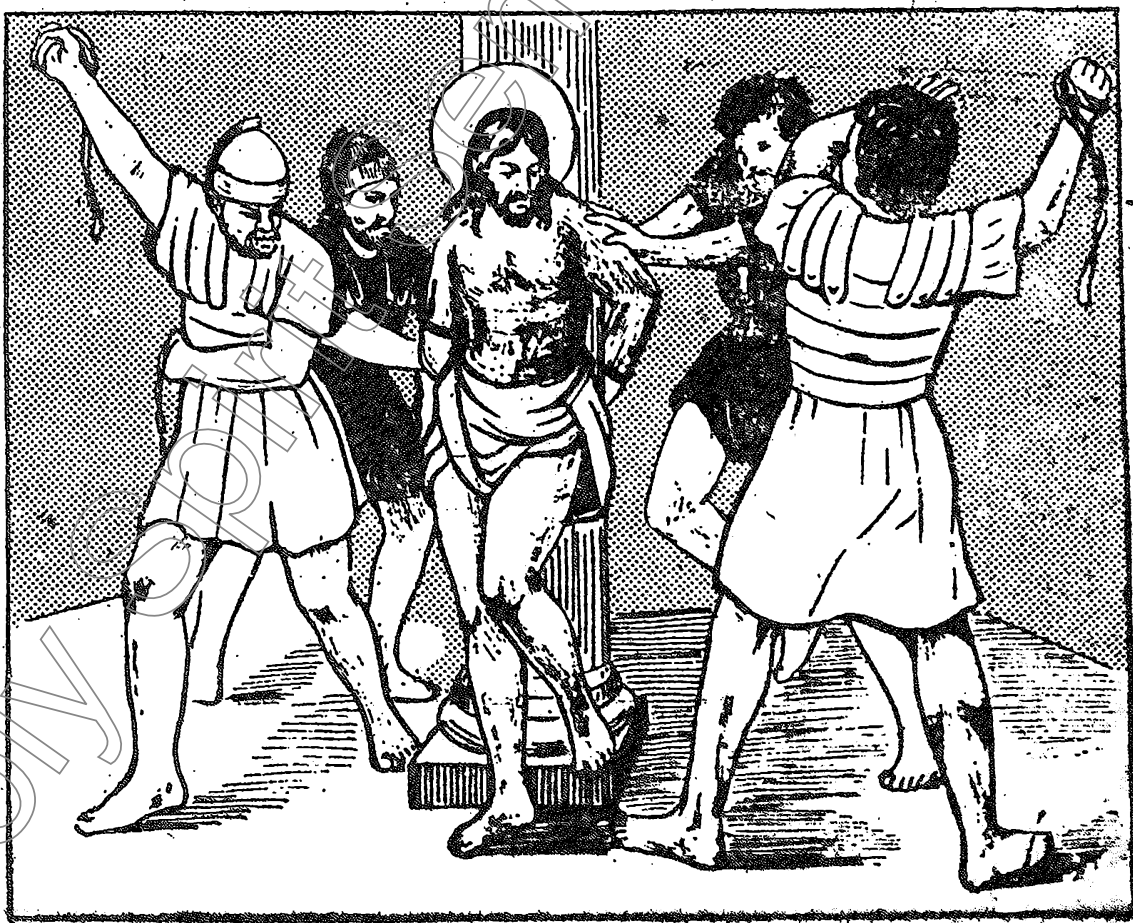
178 受 苦 辱

路加，貳貳，63——65。

當伯多祿離開蓋法衙門，藏身於一個隱僻地方，流淚痛哭的時候，惡人們重又給耶穌帶上鎖鍊，牽下公堂。宿怨未報的法利塞徒們，

爭相唾污耶穌的聖面；更拳打腳踢，前推後搯地將耶穌拖入地窟去了。地窟內兇狠勝過豺狼的衙役們，

除了用一般的酷刑外，更尋出些新花樣來折磨耶穌。聖史路加記載說：“那些看守耶穌的人們，玩弄祂，打祂，又蒙起祂的眼來，打祂的



臉，問說：‘喂，先知！你猜是誰打你？’”還有其他難以形容的慘酷兇狠手段，不能盡言。聖史只說：“他們還說了很多侮辱祂的話。”

幾小時的侮弄之後，衙役們手痠了，口乾了，因玩的厭煩，倦倦入睡了。而耶穌則靜如綿羊，蜷坐牆隅，等候天明。

179 蓋法再審

路加，貳貳，66—71。

據聖史路加記載：“天才黎明，民間長老司祭長和經師們就急急開了會議，將耶穌提到公堂。”——不但因受苦過多的耶穌一夜未睡，即蓋法和惡人們因為有事墨心，輾轉反側地整夜也未合眼。天還未大亮，即將狼狽為奸的黨羽們召集了來開會審判耶穌。

耶穌當着大眾自認為基督、天主子，宣布耶穌的死刑，騙得大家贊成，以便執行。耶穌被提到公堂，審判員開始問說：“你若是基督，就給我們說明吧！”

耶穌答覆他們說：“即使我說給你們，你們也是不信；我若問你

這次開庭的目的，並不為的是訊問口供，尋找證據，因昨夜業已判決；而旨在使



們，你們也不會答覆。但將來有一天，人子要坐在全能天主的右位。”

衆惡人都厲聲問道：“這樣，你就是天主子了！”

耶穌堅決地答說：“你們說的對；我是天主子。”

這時衆惡人，像昨天夜間的蓋

法一樣，齊聲吶喊說：“我們還需要什麼證據呢？我們都親自聽見了他的口供！”

惡人們因早已受了法利塞徒們的串通，馬馬虎虎地付了表決；趕緊地催促將耶穌解到總督——比拉多公署，求其批准執行十字架的苦刑。

180 解 總 督 署

瑪豆，貳柒，1——2； 11——14；

瑪合，拾伍，1——5；

路加，貳叁，1——7；

若望，拾捌，28——39。

據聖史若望記載：“清早，他們——惡人們就將耶穌從蓋法衙門解到總督署；他們都沒有進督署院內，怕受玷污，不能吃巴斯卦。”——大司祭及惡人們惱恨耶穌深入骨髓，他們認爲殺死耶穌，單害了他的性命，還不能解心頭之恨，必須叫耶穌受那極殘酷極羞辱的惡刑，就是釘死十字架上，才趁的他們的心願。進外教人——比拉多的內庭，算是犯罪，玷污自己；誣蔑妄告，屈殺無辜，却不以爲意；這樣假冒伴善的僞君子，怎能逃脫天主的嚴罰呢？

惡人們牽着耶穌，一路上洋洋得意，到了督署門首，止住了脚步。比拉多却也不勉強他們進入內庭，就要在外邊炮台上坐堂與羣衆答話。不多時，總督升堂，前面炮台下圍着司祭及法利塞輩，後面却擠滿了好奇的觀衆。

比拉多頭一句問惡人們說：“你們告這個人什麼罪名？”——比拉多的話，本是公平合理；而惡人們却以爲比拉多有不信任他們之處，就粗聲暴氣的答說：“這人若不是犯了王法，我們何必把他交給你呢？”——惡人的語意是：我們

並非是來告祂，因祂罪證如山，案子已經大衆判決；此來不過叫你看，請你批示一下而已。



比

拉多覺得他們的話中有刺，於是冷冷地反而嘲笑着說：“你們既是判定祂有罪，把祂帶回去，按你們的法律，治祂的罪好了！”

一個猶太人的生死，在比拉多眼裏，原算不了什麼大事；不過他對耶穌三年傳道的德言善表，以及在日色瑪尼山園不加抵抗，束手就擒的經過，有所耳聞，再加上他太太的忠告，於是頗有設法解救耶穌的意圖。

比拉多言中的寓意——耶穌本無罪，該當釋放。惡人們佯作不懂，強着顏面撒着謊哀求比拉多說：

“我們——猶太人沒有定人死刑的權力。”他們既承認沒有定死刑的權力，為何當夜會兩度宣判了耶穌的死刑呢？按梅瑟的法律，若有人褻瀆了天主聖名，當場就該用亂石打死；羅馬人並未剝奪他們這個權力。而如今他們必要比拉多批准耶穌的死刑，是企圖把耶穌釘死於十字架上，因為只是總督才有這種權力。不過這也是天主上智的安排，若不如此，怎能應驗耶穌的預言呢：“司祭、長老們把人子交付外教人——比拉多手中，為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本節未完）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李	保	祿	(3 1 歲, 河北靜海人)
江	瑪	亞	(8 3 歲)
王	瑪	亞	(7 6 歲, 浙江紹興人)
孫	若	望	(5 8 歲, 山東壽光人)
張	伯	祿	(6 3 歲, 陝西略陽人)
武	若	望	(4 7 歲, 江蘇新沂人)
王	瑪	亞	(5 3 歲, 河北寶坻人)

周 年

王	加	大	利	納	劉	若	翰
趙	瑪	利	亞	呂	德	肋	撒
于	瑪	利	亞	張	若	望	
王	瑪	大	肋	納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